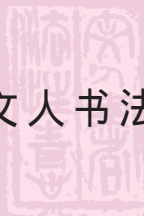




民国文人·文人书法·书法性情



“民国文人书法性情”，写下本书的标题，我忽然想起用“顶针”的修辞手法，将此句子一拆为三，作一篇小文算是弁言。

民国文人，丰富而多彩。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之……一个个都是风标独立、个性粲然之人物。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的轶事逸话，都成了后世心口相传、书之不尽的永恒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由孔孟算起，绵延两千年，可谓是生生不绝，但到了清末民初，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使中西两种文化在民国初期发生了极大的碰撞。不过，尽管五四期间的那一批文人高举“砸烂孔家店、提倡新文化”的旗帜，然而，他们其实个个都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根底，却不愿做迂腐无用的书蠹虫，不甘于民族的落后，而想借以西方的先进文化，来冲击和唤醒当时那沉闷的中华民族。所以，才有那愤世嫉俗的振臂一呼。但如今，竟发展到抛弃了传统文化，出现了许多精通数门外文却不通中文的精英人才，实在是舍本逐末，也是我们文化上的一种悲哀。

因此我以为，传统文化到了五四时期的那一拨文人止，几已成绝响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估计我们再也不会出现像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大师、像陈寅恪那样的史

学大师，再也不会有像民国时期那么多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精彩文人了。

文人书法，这是个有趣的选题。它似乎有别于专业书家的书法，而是以凸现文人个性文化、注重趣味和书卷气的一种书法。也许它的点划还不够精到，章法、笔墨也无刻意的安排和讲究，但因为有了上述因素，字里行间也就意味盎然了。其实，这也是现今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书法家和文人居然也可以分家。而在过去，试想从王羲之到吴昌硕，还有哪位书家不是文人？又有几位文人不擅书法呢？我国古时，能书不能文的虽然也有，但只能算是书匠，青史不留名。

遗憾的是，文人书法如今也愈来愈少，不知在俞平伯、沈从文、钱锺书之后，还能有几人？

书法性情，也可以说是性情书法，即文人字中所体现出的书卷文化。文人书法，意趣性情为上，杜工部诗云：“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陈独秀也有“书法由来见性真”句，说的都是文人的禀性与气质。书法不仅可见人的性格和气度，还可见出人的学问和趣味。老话说“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若从性格的根本上来看，应该还是相通的。譬如：陈独秀写字大刀阔斧、恣肆汪洋；叶圣陶写字却横平竖直、一笔不苟，这其中难道不是他们的性格所别？还有像王国维的法度谨严、梁漱溟的挺拔清健、周作人的古拙散澹、梁实秋的隽秀雅致……这些其实说到底，都是文人性情在书法上的自然流露。

……

说完本书标题，最后，还得再交代几句：

我写“文人书法”这个专题，如果从萌生念头算起，至少也有十年以上了。若

厚着脸皮说起来，我也算是“少小爱文辞”，自幼喜欢传统文化，爱好读书，也爱好书法，然而却是个作家做不成、书法家也做不好的“半吊子”也。我想，我这本“文人书法”，就介于文人性情和书法赏析之间吧，让书法爱好者多看看文人的性情逸事，让读书爱好者可看看文人的笔墨趣话，这对于我这么一个作家中的书法家、书法家中的作家而言，岂不正好？

不过十年前我初有此念时，并未急于动笔，只是留意阅读有关书籍并顺带搜集一些资料而已。后曾试着写了三二篇，可是生性慵懒，浅尝辄止，所以写写也就搁下了，不想这一搁又是三五年。

而真正让我有计划地写成“文人书法”这组系列文章的，首先要感谢徐正濂先生。徐先生是国内知名的篆刻家，与我相识逾廿载，谊在亦师亦友间。三年前，当他主持上海书协一张报纸的笔政时，蒙他宽容厚爱，让我于报上一角写起了“文人书法”专栏。不料先后几篇文章见报后，颇能攫取读者之芳心，国内多家同类报刊也均作了转载。于是，信心略增，在正濂先生的不断鼓励帮助之下，一月一篇就像煞有介事地将专栏写到了今天。我想，如果没有正濂先生的鞭策与催促，这一系列文章，由着我“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本性，是写不了几篇的，至少目前还无法成书。

为此，在感激的同时，本还想再玩两句献辞之类，但想到钱锺书先生曾说，把书献给某某，其实只仿佛是魔术师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还是作者自己的。所以，犯不着那样花哨不老实。

管继平 2006年12月29日写于上海丽园易安阁



自序

康有为：天地江河无不变 / 1

吴稚晖：清奇灵动，别有天趣 / 6

罗振玉：甲骨书法第一人 / 11

张元济：故向书林努力来 / 16

蔡元培：亦旧亦新，兼容并包 / 21

章太炎：其人在儒侠之间 / 27

梁启超：最可惜一片江山 / 32

杨度：屋小楼闲好著书 / 37

经亨颐：万古长松不改容 / 41

王国维：旧德醉心如美酒 / 46

于右任：小红低唱我吹箫 / 52

陈独秀：骤雨旋风声满堂 / 57

弘一法师：一轮圆月耀天心 / 62

章士钊：言论界里有孤桐 / 69

鲁迅：无情未必真豪杰 / 73

叶恭绰：那知北海有传人 / 78

马一浮：隐逸的“泰斗” / 85

沈尹默：书法由来见性真 / 91

周作人：前世出家今在家 / 98

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 103

柳亚子：诗人毕竟是英雄 / 107

钱玄同：尚不可以“俗媚”视之 / 113

陈寅恪：不采蘋花即自由 / 118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 124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 129

郭沫若：以手写口，龙蛇乱走 / 133

顾颉刚：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 139

梁漱溟：傲骨一身不随波 / 144

叶圣陶：有童心无稚笔 / 149

钱穆：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 153

冯友兰：哲学家的韧性 / 158

茅盾：书贵瘦硬方通神 / 164

郁达夫：生怕情多累美人 / 169

徐志摩：毕生行径都是诗 / 174

丰子恺：日月楼中日月长 / 178

瞿秋白：枉抛心力作英雄 / 183

老舍：晚年逢盛世，笔扫旧风流 / 188

闻一多：千古文章未尽才 / 193

俞平伯：只因曾读数行书 / 200

梁实秋：赏心只须两三枝 / 205

主要参考书目 / 210



康有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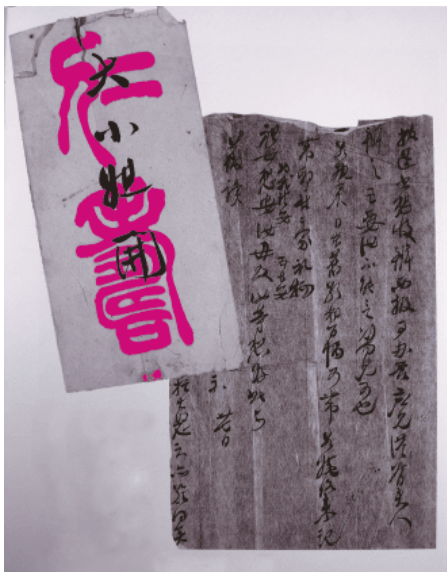
天地江河无不变



说起南海康有为先生，几乎无人不晓他的“戊戌变法”。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光是其头顶上的“帽子”就有很多：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等，而且每个头衔上都可加上“著名”二字。也许，作为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变法”是失败了；但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的“变法”与“求新”，应该说，都是成功的。

康有为出身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在极为优裕的读书环境下，十一岁的他便已读毕“四书五经”了，加之他天资聪颖，下笔成篇，所以小小年纪就明显“异于群儿”，有“神童”之誉。然而，尽管他满腹诗书，人又聪明，但在科

■ 康有为(1858—1927) 广东南海(今佛山南海区)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又字长素，号更生，人称“康南海”。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书法家。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广艺舟双楫》、《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举路上却遭受了不小的打击：考秀才三战三北；考举人六试不售。心灰意懒的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但实在迫于家庭的压力，只得以三十六岁（1893年）的“老童生”第七次参加乡试，终于一试中举，其后方时来运转，连科及第……

正像学问是失意苦读后的收获一样，也许正是在考场上的连年失利，反让康有为没有过早地踏进仕林，廿年寒窗，从儒学到书学，从书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使得他学问日增，成了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学问家。难怪两朝帝师翁同龢听他谈过后，也发出“大才槃槃，胜臣百倍”之赞语。而康有为那部最著名的崇尚“碑学”的书论大作《广艺舟双楫》，即于那个时期（光绪十五年，1889年）写成，从而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代书学大师的基础。

《广艺舟双楫》是晚清继包世臣《艺舟双楫》后力倡碑学的又一部书论集，书名也是据前者“扩大”而来。不过，在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曾说，包世臣论文论书，乃成《艺舟双楫》；而康著袭其名《广艺舟双楫》却只论书，未及文，故当时有人讥之应称《艺舟单橹》才对。估计康有为闻此言后也无话可说，重刻此书时果然更名为《书镜》。

其实，康有为是个极度自负而狂妄的人，而且自负狂妄得近乎有点“迂腐”，用现在的话说，是“狂”得来“不领市面”了。他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代，就以“康圣人”自居，并别号“长素”，意思是比“素王”孔夫子还略高一筹。在治学上，大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百日维新时，一天在“朝房”康有为与“后党”的关键人物荣禄相遇，两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

子界此煩惱多來何現
為獄因哀屬世仇憐為

斯人此聖心良藥蒼天
太不神——萬年——世進

化大地合沉論一人道概求
樂天心惟有仁先除故苦

法及見太平喜——一生
花界人人現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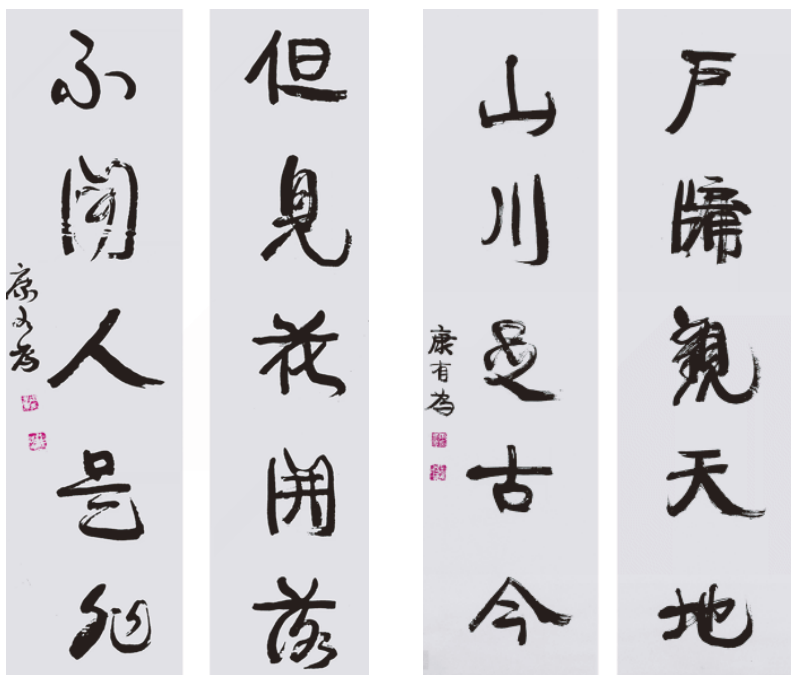
大同吾有道為形度生
民廿年乾宏願廿年

生身書眾病如吾已吾
之身可除人天敵已矣

梅刺轉為匠五化小秋
事與王亦有初

大同書題詞
康有為

康有为行书屏条



■ 康有为书联

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竟愤然回答说：“怎么不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狂妄得几乎没有道理，也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极不成熟。至于后来变法失败，在老外的帮助下，亡命天涯十六年还能回来，真算是命大的了。所以他有一方印章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对他的海外生涯倒是很简略的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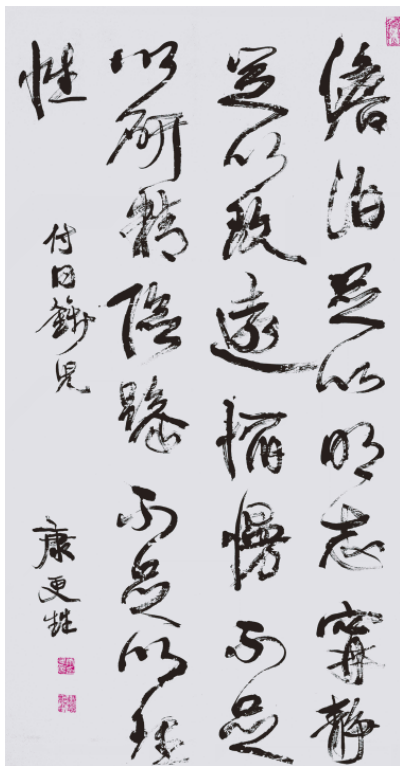
由于狂放不羁的性格，基本也造就了康有为那种结体开张、奔放不羁的强烈书风。众所周知，康有为的书法得《石门铭》、《经石峪》最多，尤其是作榜书、对联，大气磅礴、气势淋漓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然而他这一书风的形成，也是他从最初的学唐宋到后来不断地向北魏“变法”而得来。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在对待书法艺术上他也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他说：“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他还以政治

变革的大势来譬喻书法：“……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针对清代前、中期的以“帖学”、唐碑为楷的流弊，康有为则认为那些都是宋、明人的重钩、翻摹之本，走样失神是必然之事。他的这一观点，也是他的高足梁启超所特别强调的书论，尽管师徒俩的政治观点最终因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书法美学上，他俩的态度倒始终如一。

康有为的书法，说好者捧之为天，诋毁者贬之于地。如白蕉就曾说：“康长素本是狂士，好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然而，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于康氏书法有一段论述尤为精辟，这里恕不赘引。他并在《清代书法概说》中又说：“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最为绝诣……气魄从《石门铭》、《泰山金刚经》出来，真可以雄视一世。”我以为此可谓评康氏书法之的论也。

我们今天所见的康有为书法，大多都是其中晚期的作品。据说康写字赠人，从不写“指教”、“正之”类的客套语。他晚年鬻书，对联以五言为多，其中最爱写的一联是：“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有人说康有为为人性格古板，无甚情趣。但是，笔者曾读过一段花絮，说他在日本时，有一次为友人新婚题词，他给新郎新娘写了“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八字。旁人不明何意，他笑说：“每字添一笔，即可。”原来是祝福新人“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由此可见，再没趣的文人，有时还是有点趣味的。



康有为行草中堂



吴稚晖：

清奇灵动，别有天趣

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字稚晖）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且，还不应该忘记他也是一个书法家。他写的篆书非常有名，据说曾和谭延闿的真书、于右任的草书、胡汉民的隶书并称为民国时的“真草篆隶四大家”。

当然，这一版本说法现在已没多少人知道了，更何况，吴稚晖的主要名气也远不在此。这位被胡适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的特色人物，一生中有很多传奇故事。当年为了推翻清政府，他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爱国学社宣传革命，写起政论文章笔锋非常犀利。后参加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而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

■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骥，后名敬恒。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 石鼓文“敬事安车”联



统时，曾要他出任教育总长，但吴稚晖回答说：“做官我是做不像的。”在总统府只住了四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

吴稚晖学贯中西却又淡泊名利。他一生不做官，信仰无政府主义，甘做“大观园中的刘姥姥”。曹聚仁先生曾有文章说“他可以说是政治圈中的‘滑头码子’，当然是头等聪明人”。在南京时，吴稚晖是蒋介石官邸中的常客，进出不用通报。但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却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终其一生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个从不办公事的委员。

吴稚晖不但头等聪明，而且言行独特，幽默有趣。他出生在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但幼年失母，六岁时便随外祖母到无锡生活。所以他到老也是一口无锡话，许多人把他当作无锡人，他总笑着说：“说我武进人可，无锡人也可，总之，是中国人也。”吴稚晖二十二岁（1887年）考中秀才，后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至1889年他参加乡试又中了举人，后三次参加会试皆未中进士，其间他从南菁书院

稚晖
吳稚
暉
年
十
月
四
日




十月七日
集以陽不刻字

- 吴稚晖集石鼓文中堂
- 在医院里的吴稚晖（1952年摄）



止
 止
 君
 止
 止
 師
 四
 方
 是
 鼎
 時
 雨
 驚
 時
 驚
 一
 刀
 乙
 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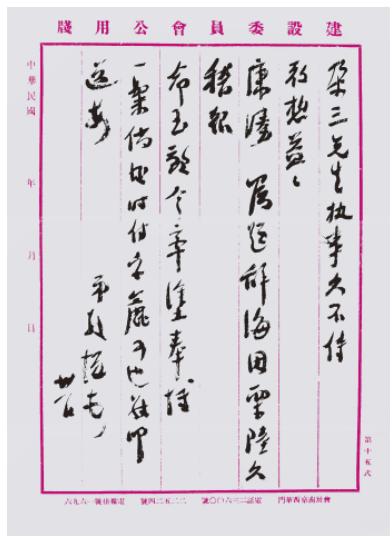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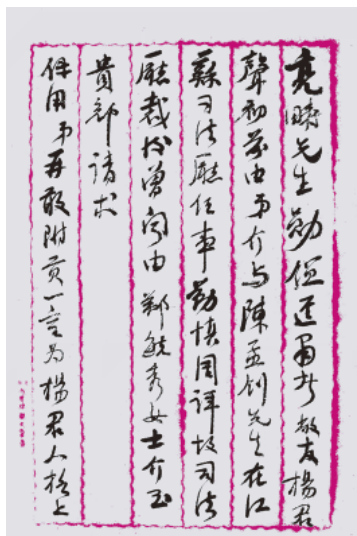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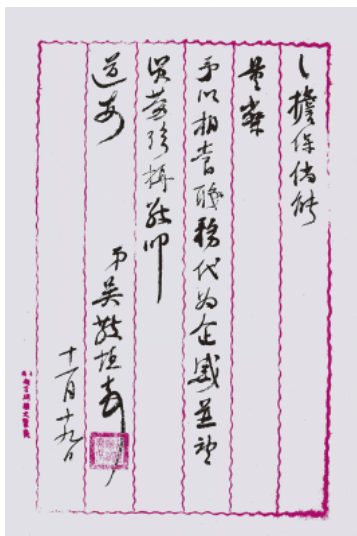
丁亥十一月上海
 無以陽石鼓字
 稚輝吳承恒時年十月三


转读苏州紫阳书院，还任教于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等。

走遍中国南北，后又留学日本，到过英、法、德诸国的吴稚晖，由于深感中国文字方言的复杂难读和工业科技的落后，所以极力倡导为汉字注音及勤工俭学，这两项提倡在中国现代史上均有重要的意义，也证实了他具有不同寻常的远见。后来他按《康熙字典》的字韵，首创了国音字典，开了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他不断鼓动国人要“用脑力去帮助双手制造器械，发明科学，制作文明，提高智慧”。他说：“手拿钳子、榔头、螺丝钉，便可吃饭；只能教书，半饥半饱；光会写会算，饿杀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吴稚老也是一位主张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里的激进派，他号召国人不要只会空谈，而要学做科学家，不做吟弄风月的文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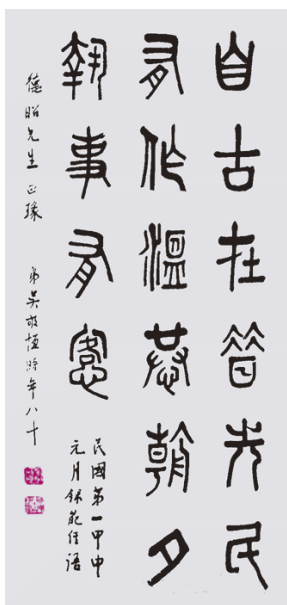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步入晚年的吴稚晖虽为国民党元老，但他生活却依然简朴，瓢饮箪食，安之若素。编辑著述之余，也挂单卖字，作为民国时的“四大书家”，平日索题求字者也络绎不绝，

- 吴稚晖尺牋两叶
- 吴稚晖致沈朵三书





■ 吴稚晖“傍日蓄道”联
■ 吴稚晖石鼓文条幅



据说维持他自己所定的每日伙食标准“两粥一饭，小荤大素”，基本不成问题。如今在拍卖会上偶尔看到稚老的作品面市，其中大多都是那时候的书作。如图一幅书法：“敬事驶六马，安车游四方”，是吴稚晖八十四岁所书，这是我读到的吴氏书法中最知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幅作品。作品的上款以行楷书题有一行小字：“戊子七月集岐阳石鼓字”。戊子年为1948年，岐阳属今陕西岐山，也就是唐代的凤翔府，当年发现石鼓之地。虽然提起石鼓文书法大概莫不以安吉吴昌硕最为著名，而且其书尤以线条生辣、气势磅礴独步天下。然而读了吴稚晖的石鼓文书法，似乎完全又感受到了另一种与缶老迥然不同的气息。稚老的石鼓文写得线条静穆，结体安然，好像没有那种跳跃性的躁动感，而且其落笔清新干净，线条在平直中略带一点弯曲，使其字又生动灵活起来，通篇观之，则别有天趣。若比之缶老书法中的强悍强劲之势，吴稚晖这类文人书法，就显得有点内敛羞涩、不够专业的样子，然而正是由于书家的这种业余状态，反而使趣味从中生焉。

吴稚晖能写篆书和楷书。他的楷书得力于《瘞鹤铭》，虽所见不多，但从他落款或题跋的小字中可窥见高古凝劲之一斑。我们所看到的吴稚晖书法还是以篆书最多，据说能写篆书又明医理的吴氏曾为老妻开药方也用小篆体书写，人家药房伙计不识，他竟怒曰：“连这也不识，我若写石鼓文又将如何？”此当然是流传的笑话一则，但有“怪人”之称的吴稚晖确实有许多类似的趣话笑谭，限于篇幅，这里只好就此打住了。

罗振玉：

甲骨书法第一人

众所周知，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型文字，然而又是被发现最迟的文字。所以它作为一种书体被欣赏，其实不过百年。而这种以毛笔创作的甲骨文书法，其最初的实践者或许就连现在写书法的人也记不得他了，那就是著名学者、金石文字学家罗振玉先生。

罗振玉，号雪堂、贞松老人等，是我国较早研究甲骨学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学术文字，于金石考古、简牍版本、彝器古玩等都是一流的专家。他自己也收藏宏富，眼界宽、眼力精，所以当他在刘鹗（号铁云，即《老残游记》作者）家中第一次见到了甲骨拓片时，即大为惊叹！并认定此乃汉以来诸小学家所未见之奇特文字。于是亟力帮助刘氏编印了



■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等。金石学家、考古学家。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集殷墟文字楹联》。

多三秀三四月初吉十戌王十周既西
 同日王各太室即立到泰内司既肝
 人明立求日王平止册内事册令既
 肝册季值八卯杰木末黄亦肝既
 岁禾子甘翼年原耆黄耆明十立肝
 甘既曆日卯季休

考中羅振玉節法師滕放銀牙四時表玉好



《铁云藏龟》，公之于世。从此，罗振玉则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终生从事甲骨的搜集、收藏、著录和考释工作，对我国甲骨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学术界素来对甲骨文卜辞研究领域有“四堂”之称，如“雪堂（罗振玉）导乎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观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表辞例”，表明了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先驱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开创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所谓“导乎先路”，则是指罗振玉对甲骨的搜求、对文字的考释以及开创甲骨文书法的贡献，乃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罗氏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经多方搜求竟得甲骨三万片以上，以此为基础，他先后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等重要甲骨文资料，并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和《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等著作，将自己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流布于世，嘉惠后人。难怪郭沫若就曾评价罗说：“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粗略了解了这样一位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家，我们再回头来谈谈罗振玉的书法，便知道写字不过是他著述考释之余“小菜一碟”的微末之事而已。而且罗振玉本来就精于书法，真、行、篆、隶无所不擅，他于《石鼓文》、《秦诏铭》、《张迁碑》、《石门颂》、《孔

宙碑》、《颜勤礼碑》、《化度寺碑》等都下过极深的工夫。自中年后见到殷墟契文，兴味大增，于是师法为之一变，由篆而入甲骨，不断临写揣摩，终于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甲骨文书法。并以考释的甲



■ 罗振玉（右）与王国维
■ 罗振玉隶书题“王国维遗墨”